



柴英孚

柴英孚生于中医世家，17岁便随父行医。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在诊病和用药中，柴英孚坚持多方分析，辩证施治。从病人实际出发，因人制宜，巧妙配方，对症下药，因而收到很好的疗效。他勇于接受新观念、新疗法，不断创新。他崇尚国学，但也很重视西方医学与中医的结合。



辩证施治用药配方精妙



20世纪60年代初，潍坊市中医院首期中医学习班。前排左二郭谷石，前排右一柴英孚，右四蒯仰山。刘宇静 供图

17岁随父行医 坚持多方分析

柴稟山(1908—1972)，字英孚，以字行。生于潍县城里芙蓉街一户中医世家，其父柴树滋是潍县名医。他受家庭熏陶，对医学颇感兴趣，在父亲的培养下，攻读医学典籍，学习望、闻、问、切的诊断方法和理论。

柴英孚从17岁就随父行医，还跟老中医刘亦柴学会针灸。22岁起在潍县城里东马道同兴泰药铺挂牌坐诊。1945年受颐和堂孙家老药铺邀请为坐堂先生。

柴英孚认真阅读古代医典、现代医学名著，还广集民间医学资料，对流传在民间的秘方、偏方、验方等甚为重视，把搜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，取其精华用于实践。他又不断结合常年临床经验，验证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。每遇疑难病症，他都要查阅多种理论书籍，反复推敲，并与其他人研讨，深入探究病因。

在诊病和用药中，柴英孚坚持多方分析，辩证施治。他说：“祖国医学可贵之处，即一味草药的根、茎、叶，用炒、灸、煎、熬等不同方法炮制，会起到不同的疗效。在相互作用上，要相辅相成，虽应主辅分明，但不能重主轻辅。有时药引子也很重要，如用法不当，主药就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，这里面有一定的辩证关系。”他虽不常使用烈性药物、贵重药品，但从病人实际出发，因人制宜，巧妙配方，对症下药，因而收到很好的疗效。

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便秘十多天，但饮食不断，腹胀不已，如按一般剂量用泻药无效，若用量过重，又怕病人年龄过高出现虚脱。病家请过好几位大夫，都不敢下药，最后请柴英孚医治。经诊断，他毅然按需下药，同时做急救的准备。泄后，让病人及时服用麻仁滋脾丸等润燥药品，又叫病人多食既富有营养，又含水分的饭菜，老太太很快痊愈。这就是他“胆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圆而行欲方”辩证施治思想的具体体现。

精于脉息探病情 不泥古中西医结合

柴英孚对儿科、内科、妇科、针灸等，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，特别是治疗哮喘病，有其独到之处。他精于脉息，从中掌握病情的变化。他善于透过表面看到病情的实质。亲戚于金璞患病，看似感冒，久治不愈，柴英孚诊脉后，没开方，只说了几句安慰的话。当家属送他时，柴英孚对于金璞之子于沅伯说：“三表哥的病，已经不能治了，脉显危状，尚能支持五六天，快准备后事吧。”果然，到第五天，于金璞溘然长逝。

柴英孚从不保守泥古、墨守成规。他勇于接受新观念、新疗法，不断创新。他崇尚国学，也很重视西方医学。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，应该相辅相成，互相结

合。他系统地学习现代医学理论，运用西医诊病的方法和手段。晚年，他也有西医的血压表、体温表、听诊器，并通过透视和化验等，诊断病情，综合分析症候，互相佐证，从病人实际辩证施治。

他还重视对病人心理的研究和治疗，认为心理和生理之间密切相关，人的情绪对病影响极大。他常说：“医生看病像军队打仗一样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”还说：“医生看病时，要掌握病人的心理变化，鼓励病人有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。在病人面前，不能流露出其病情严重的神色。”他要求病人保持乐观，要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。因此，有的病号说：“找柴大夫看病，不用吃药先好了三分。”

自带午饭成良药 晚年日看诊百余人

柴英孚上世纪60年代初调入潍坊市中医院，时值生活困难时期，很多病人是因饥饿而病，因此他自备的午饭有时就成了治病的良药，有一天，一帮人将一个已经昏迷的青年送到他的诊室，他诊断后，用热水冲了一碗红糖水给青年灌下，青年即刻醒了过来。他又拿出自己的午饭烤热吃下，青年立即好了。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时有发生，因营养不良，导致低血糖使人昏迷，以及其

他因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如浮肿、肝炎、结核等，每碰到这样的病人，柴英孚总是全力帮助和救治。他也总结了大量行之有效的验方、成方。在中医院这段时期是他医术造诣的顶峰时期。

柴英孚晚年仍坚持门诊，每天看病号百余人，非常劳累，但他不服老。到自己住院治病时，还有人到他床前求医，不幸的是，1972年立春前一天，他病情加重，抢救无效，与世长辞，终年64岁。

文/刘秉信 (遗稿)

相关链接

柴郭两大户联姻 为街头巷尾热议

十爷爷柴英孚，生于潍县城里芙蓉街北首路东的柴“隆顺”柴家大门，他出生时，正是其父柴树滋事业上兴旺发达的时候，柴树滋为潍县名医，出诊治病又经营着两家药铺和一家布庄，家境颇为殷实。

柴英孚先生17岁时，其父为其订婚于潍县四大家族之一的郭家千金，可谓门当户对。出嫁时郭家下嫁妆，为了显示其家庭实力，没有走从郭宅街、布政司街到芙蓉街柴“隆顺”家柴家大门的路线，而是出郭宅街向南拐经田宅街，从南门里走水巷子到芙蓉街再向北到柴“隆顺”家，绕了一个大圈子，送嫁妆的长队头已到柴“隆顺”家大门而长队尾还没有出郭宅街。

郭家嫁女，柴“隆顺”家娶亲，成为当时潍县城街头巷尾的热议，由此，柴英孚与郭家郭味萼成为姻亲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已任中央美院教授的郭味萼被遣返回家，柴英孚自费为郭味萼看病取药，视为兄弟。郭味萼为感谢柴英孚，抱病作画一幅赠送。二人晚年的纯真友谊被后人传为佳话。

柴英孚先生去世时，潍坊市中医院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，张奇文致悼词，缅怀其精通医术，终生行医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：“我们要学习他像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。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，但只要有点精神，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柴英孚先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。”

文/柴宇光

